



虽则是初夏，但那乡下的太阳赤裸地，热情地罩在头上，却也够叫你受。

这时太阳已往西斜，可是铺在地上的，白热的光仍炙热得可以。有时太阳底下闪过丝缕的白云，地上也跟着掠过一大块阴影；吹上来的风才透着些微凉意，风里夹着来的焦香，和铁杓撞着锅沿的急声才有些诱惑的意味；在地上躺着伸出舌头喘着气的野狗也抬起头摇着尾巴往空中尽嗅。

大西饭店里充满着喧哗。

各人的脸全是汗混着泥，蓬散着发，运动马甲黏着背，汗从那里沁出来，湿透了全背。只有俞天福仍穿着长衫，汗也没流，仿佛就不曾玩过篮球似的。头发短短地挺立着，脸上稍微透些紫红——就这一些玩过球以后透出来的血色，才显出这还是活人的脸！他怯怯地捧着汽水在喝，像是怕给汽水淹死似的，只不敢像别人那么的仰起脖子尽灌，终子倒在玻璃杯里，像不会喝酒的人喝酒似的，缓缓地，怯怯地喝。第一个看见他的怯模样的是项雄霄，而第一个笑的是赵忠益。雄霄看见俞天福脸上的一块仅有的泥迹，忆起刚才玩篮球时，他把球传给他，他想接，接不着，撞在身上的怯样，也笑了。

“真好笑，哈！老怯今天又和球接吻呢！”赵忠益看着俞天福脸

上的那块泥迹，豪放地笑。

“真的，雄霄传来的球可真重，真难接！”俞天福怯怯地笑，想掩饰他的怯，然而他的窘急却更明显。

“对不起！”惟有雄霄是不欺侮他的，常向他道歉；因此，他跟雄霄也比较亲密些。他觉得自己到处受人家的轻蔑，只有雄霄时常帮他。他很崇拜雄霄，很爱雄霄。他看着雄霄的英俊的脸，感谢浮上了他的心。

“大约是他想慌了，看见球以为是妙人儿的脸，所以赶上去接吻！这话可对，老怯？”那喜欢诙谐的左展俊在大家大声发笑以前抢着连珠似的说完。

接着是哄然大笑。

里面一阵敲锅沿的急声，外边是堂倌的怪嗓子，他们要的虾仁馄饨来了。

李荫在自己的碗里撒了些胡椒，替雄霄也撒上些，问俞天福要不要；俞天福还不曾回答，他已替他撒了满碗都是。

“够了，……够了！我不吃胡椒的。”俞天福的敢怒不敢言的神情，使他显得更怯。

雄霄很有些忿然，颊上一阵红，却显得更英俊，谁也不会感着他如今正沸腾着援助弱小的革命家的热血，痛恨强大的，英雄的侠肠。

“老怯有未婚妻没有？”左展俊假装正经地说。

“有了！”和老怯是亲戚的蒋美蕴望着俞天福笑。“听说很美





呢！那做媒的谢老儿说：像林黛玉似，喜欢哭的，多愁善感——”

“那为什么跟球接吻？爱情太不专一了，打倒！”左展俊不等他说完，就抢着说。

俞天福绝望地望着四周，仿佛弱兽受猎人的追迫，知追是无从逃遁了，战颤着待死。大家轻蔑地笑着，很不经意地把眼光围着俞天福，这使得他更局促了。唯有雄霄虽则也笑着，但他的笑是不平，是安慰，是援助。他觉得这许多人联合着支解一个弱者，未免太卑鄙了！他同情着，可怜着俞天福，正如革命家同情弱者一样。

赵忠益尽望着雄霄，突然说：“小项，你怎有些女性似地！真的，有些女性似地！”

大家像给提醒了似的，全望了他一眼，果然有些女性似地，但他是妩媚中带着英挺的气概。——可是大家不曾打趣他，似乎对他有些畏惧。

回宿舍去，得穿趣操场。浓郁的树叶围着四周，枝杪上斜挂着半个落日，非常大，映着天空异样的灿烂。红色的霞像缠在树顶，无际的苍碧做了边框。一阵归鸦从头上喧呼地飞过。远远地凉风送来采蚕的歌声。

吃了晚饭，雄霄回到了房里去，那绰号称为怪先生的黄仲怀已在那儿跟他的几位同乡争论了。雄霄听了不懂他们的话，单觉得总是在争什么一元论了，因为他们争论得怪激烈的。怪先生仍穿着他的冬天当罩袍，夏天当长衫的那件白洋布长衫，戴着那顶黑绒的冬温夏凉

的小帽。房间里的人全注意地玩味他们的姿态，很有兴味，很可笑。他们却带着学者的互相切磋的研究态度争辩着。

雄霄躺在床上看怪先生以为好的李石岑演讲集，看了几页，就随手抛开，拿起他自己以为好的曼殊斐尔小说集来着。

现在是怪先生在说话了，他的沉着的声音，一听就知道。雄霄抬起眼皮来瞥了一眼：怪先生正捏着那顶绒帽的大结手，悬空拎着；他的眼皮像听名人演讲似的歪着头，拉长了颈儿。雄霄手拿着书，眼却玩味着他们的怪态，不由好笑。

一片漂亮的二黄倒板从对面李荫的房间里袅起，接着是一阵喝彩的怪嗓子，把怪先生的声音压平了。雄霄又注目到书上去，但他的搁在桌上的脚却跟着京胡的抑扬把脚趾在桌面上微微地摇动。

一个穿学校制服的人含着谦虚的笑进来，问雄霄在不在。雄霄扔了书起来，那个人也看见了。

“噫，你在这儿！明天要跟H大学比殊了，你们班上的啦啦队长是谁？”

“哦，我倒忘了，就让赵忠益做吧。——喂，我们班上就要开游艺会，学生会的幕可能借给我们？”

“可以！你明天吩咐赵忠益来领家伙，别忘了哪。”他点了点头就走。

“那不是学生会主席胡克开？”和雄霄床铺相连的那个人把询问的眼光扫过来。“游艺会几时开？”





“下礼拜四。”雄霄仍躺下去看书。

怪先生的声调又从渐渐平静下去的嘈杂中挺了出来，他的怪态又把各人的注意力吸住。

雄霄的脚趾仍随着京胡在桌面上摇动，手仍拿看书，眼和耳欣赏着目前的怪景，占据着心里的却是日间大西饭店里的情景。“吓，女性似地！”他感着稀有的侮蔑然而违反本愿地微笑了。“近平女性可不是美的换一种说法？”他耳旁像有人在说。“不，似乎女性的美谁希罕？得做个堂堂的丈夫！”侮蔑，稀有的侮蔑！可是一阵快乐反无理由地击中了他，他觉得这侮蔑的可爱。不，这怎么能？这是侮蔑！怎能忍受？但浮上他的嘴角的却是愉快的微笑。他扔了书，把枕头紧紧地一捏，仿佛这样就可以抹去女性似地侮蔑，但他现在反而爱那侮蔑了！那侮蔑的愉快是发展着；微笑传染了别人，看见他微笑的也微笑着。

“微微地笑着可有什么乐意的？”

这些话只轻轻地在雄霄的耳膜上拂过，他是在快乐中荡漾，什么也不能打动他，渐渐地沉入快乐中了。

“睡啦！”也不知过了多久，怪先生的午夜钟声似的声音把他从快乐中惊醒，就寝的钟声的尾韵在他的记忆上尚微微地摇曳。静寂寂的多半已睡熟了。

“黄仲怀！”他下意识地喊了一声。

“干吗？”

“没有什么。”他才忆起自己并没有什么话跟他说。

“噉，这不是怪？”他脱着衣服，凝视着他的脸。

雄霄自己也觉得好笑。他想：“这位怪先生大约又在观察他的心理了。”他也脱了衣服睡了。

静寂占领了一切，只有窗外阁阁的蛙鼓和帐外嗡嗡的蚊声起着交响。

二

星期日的下午，K大学的足球场的四周早已围了许多人。新画的白线在草上是十分显明，离白线二尺是新装的矮竹栏。场北是H大学的学生，场南是K大学的学生，其余是来宾——那是包含着学校附近的乡村中来的和从上海来的。靠近足球场的是两座皇宫式的宿舍，东院和西院，现在那许多窗口全挂着空的饼干箱干，代铜锣的。

看的人越来越多，站满了场的四周，挤着，嚷着，夹着孩子们的哭声。竹栏开始往里斜，吱吱地响。

一阵喊声，掌声从场北起来。“碰！”一只足球飞上了天空，然后往场内落。一群H大学的球员陆续地，跳纵着进来。场南K大学的学生也轻蔑地对他们望。乡下孩子是欢跃看，乡下人是崇拜英雄地，惊异地谈论着。到了场内，那做队长的就把往下落的球，不等它到地，只一脚箭似的射进了球门。接着场北就是一阵喊好，一阵掌声。





场南也起了呐喊声，掌声。

“啦，啦，啦！”

啦啦队一个个小丑似的戴着无常帽，穿着上下连的衣，拿着传声筒，接连地往场内跑。“碰！”另外一个球与炮仗同时飞上半空。K大学的福星领着K大学的球员跑进来，又是一阵炮仗声与掌声，呐喊声混和着。H大学的学生也轻蔑地往这这望。乡下孩子更起劲，乡下人也更惊异的一个个睁大了眼睛。啦啦队在场内绕了一周，神气十足地经过场北，在场南分布开了。球员在另一个球门前站定，开始练习攻门，传递，以及其他出风头的动作。

喧嚣地过了一会。

“滴，滴！”评判员吹着银笛。

“K大学，啦，啦，啦，——啦！”K大学的啦啦队有节奏地领导着K大学的学生喊了。帽子全抛上了半空。H大学的学生也同时齐声的喊了，帽子也抛上了半空。

饼子箱子的嘈杂的声音夹着锣鼓的声音响了起来。K大学的啦啦队兴奋地，有训练地喊着。

当那些帽子落到地上时，球和人已在草地上滚。雄霄往场内一望，只见K大学的球员往H大学的球门直涌。H大学的学生全递住呼吸担心地望着，像替他们的球员用力。K大学的学生伸着头。俞天福突然的踢一脚，仿佛自己也在里面拼命冲，但这一脚却踢在蒋美蕴身上，他只逼住呼吸望着场内，却不曾理会俞天福在赔不是。

不幸！虽然K大学的前锋是这样的勇悍，把H大学的守门员弄倒了，并且有两个压在他的身上，中锋还胡乱地踢了他一脚，但球仍给他挡了回去。

那次比赛可真是殊死战，谁胜了就有锦标希望。打的喊声从场南场北发出来，球员们不管是球是人，提起腿就踢；裁判员也有人说他不公正了。

K大学的球员肉搏地向那面的球门突进，人在球门前拥成一片。像战场上似的，充满了人们的呼喊和锣鼓，饼干箱干的杂乱的声音。

“碰！”K大学的右内锋躺了下去，球也随着往球门飞。“哈啦！”K大学的学生全跳起来，把帽子抛在半空，喊着，拍着手。炮仗也飞了起来，一个接着一个。H大学的球员丧气地看着跨着一字坐在地上的守门员。“滴！”评判员的银笛长鸣着。殊在H大学的殊门的网内尽转着！啦啦队拚命的喊，唱，跳。

俞天福扯住了蒋美蕴打圈干转，狂跳着，闹着。“啊，这一下多妙！”他喃喃地反覆着说。蒋美蕴的高兴几乎给他打了回去，他想“你这怯样才妙呢！”

雄霄和黄仲怀会意地一笑。

“雄霄，据你着来，这一下很有艺术意味吧！是不是，天才的艺术家？”

“仲怀，这是因为平常有训练，所以今天打得进，因果律在这里可也用得着！是不是，理智的动物？”他也学着他的怪搏打趣他说。





下半时才开球，球就在K大学的门前转，果然，不久就进了球门。场北是喊着，跳着，闹着。场南却不高兴了，一丝声儿也没有，除了那些嘈杂的议论。俞天福嘟囔着怪守门员太不兴。

比赛快完时，球在H大学的门前涌，K大学的前锋带着球向前冲，但H大学的敏捷的守门员又给挡了回去。

只有一分钟了，K大学的中锋把守门员弄倒了，一同躺在地上。右翼与左内锋冲了空，跌在网里。球落在内卫线止，H大学的内卫正赶过去，K大学的中坚已抢过来，只一脚，球在门的角上飞了进去。

“滴，滴！”是评判员宣告终结的笛声，人却已逃也似的跳上了汽车。

倒在地上的球员还未及爬起，哄的一声，K大学的学生不约而同地往那面冲，H大学的学生来不及逃，顿时打成一堆。俞天福想去抢锐钹，却给人家顺手一下打在头上。

刹那间，H大学的大旗给撕了，H大学的学生也逃了，撕打才慢慢地停下来。K大学的学生脸上全耀着得意的神采，送着狼狈地逃回去的H大学的学生出校门。

轰天的炮仗在校内响，空中耀着一片骄傲的喧嚷。

三

星期四一早，联谊会的节目单出现在饭厅前的公告板上。多而有

精采的节目，大而墨迹淋漓的字吸引住吃完了早饭的人们。雄霄从饭厅里出来，经过那儿时，高傲地瞥了一眼；认识他的，带着羡慕的神情喝采似地说：“吓，好一个今儿晚上的主席！出风头啊！”

节目单上的第十四个节目是：

“可怜的秋香——陆霞玉女士；惠郡女学。”

“陆霞玉女士！”蒋美蕴看到这里，不信地叫了出来。“陆霞玉！吓，今晚上瞧吧，老怯，可别再怯模怯样啦！”蒋美蕴调侃地对俞天福说。

俞天福只看着陆霞玉三字，不答。突然地转身赶上雄霄问道：

“怎？陆霞玉！是吗？”他的迟涩的声音显得很不自然。

雄霄似乎不明白他的话地望着他。

“今儿晚上表演可怜的秋香的是……是陆霞玉女士吧？”

“为什么不是？”他的羞缩的态度，使雄霄讨厌，但又觉得怜悯的懦弱。“怎么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”

“唔！”他沉思地去了。

雄霄望着他的瘦小的背影惊讶看，他有畸侧的步趾引起了他的不快。

吃完了晚饭，还不到六点半，雄霄洗了脸到饭厅对，已有许多人把台前的坐位占据了。台上是自己级上的人在那儿铺地毯。

“这地毯慢慢来不要紧，工夫多的是，先得把座位摆停当了——不，先把饭厅门关起来，不是本级的不准进来，先得阻碍办事。”他





吩咐自己级上的人。“吓，讨厌，你们怎么让他们把台前的地位占了？”他站在台前对占据着座儿的人们道：“诸位，对不起！道儿是表演员和教员们坐的——”

这时，茶役们扛了许多课堂里的铁椅子来，问雄霄摆在那里。

“诸位！实在对不起，诸往后让！”

跟雄霄认识的，觉得不好意思，就往后让。别的看见有人往后退，也就跟着让。茶房们开始摆那铁椅子，那当儿门全闭上了，就有人从窗口跳进来，雄霄就嚷着叫关窗。窗是关了，椅子也渐渐的摆成了行列，可是人已有不少；全挤在表后那排铁椅子的背后；香蕉皮、花生米、瓜子壳渐渐在地上散布。雄霄不由皱着眉。

办事的人在事情全停当了以后才到！穿着各人的顶漂亮的衣服，襟上缀着一朵红绸花，一条黄缎带。分配好他们，雄霄才忆起招椅室里不知怎样；他想着就往外跑。蒋美蕴赶上来道：“雄霄，怎么你的缎带还没弄上？我替你弄上吧。”

“喂，蒋美蕴！茶点是你管的不是？”他站定了让他把那椅别大的一朵黄绸花和那特别阔的一条写着“主席”的黄绢带往他制服的左胸上缀，接着一阵快乐啃着他的心。

“是的，我放在消费社里。”他给他缀上了。

会场差不多挤满了，那些椅子全失了它们的整齐的行列，在后面的人坐在桌上，更后的把桌子叠起来，桌子就渐渐地均匀地高起来，堆成了人的小山。喧嚣的谈笑声充满了偌大的饭厅。天气是那么的

热，人是那么的多，头上的汽油灯是那么的大的，空气就慢慢的变成闷热而难受，但人们仍忍受着。

雄霄瞥了会场一眼。啊，这光明灿烂的会场！台前的两根柱子满绕着五色的小电灯。台上，远看去像弥漫着绯色的云雾。台下是彩纸在观众的顶上荡漾。可是人是那么多，想到这，就不由有些心慌。

“呸，雄霄，你瞧老怯今天多漂亮哪！吓，这够漂亮的，今天看你出风头！”左展俊拉着俞天福嘻嘻哈哈地走来。今晚的司幕员正是他们。

“快去把幕管了——怎么这多晚才来？”雄霄匆忙地往招待室去，瞟了他们一眼，俞天福脸上白了许多，但很不均匀，大约是搽了雪花粉吧。

招待室里只有二个招待员坐在那儿闲谈，全是漂亮的洋装，铄亮的头发，在灯光下觉得太白而有些带青的脸。

“他们呢？”一阵刺鼻的香水味围着雄霄，直哽着他的咽喉。

“在房间里装饰吧？”

“李荫也没来？——真糟，他是招待主任怎么到现在还不来！”他很有些忿郁，几乎灰心了；那些人只知道出风头，自己的责任却丢在一旁不管！

“我说，回头表演的来时，先请他们坐一会，吃些茶点，就领他们到饭厅里来——茶点在蒋美蕴那儿。”雄霄瞧着他们的一身新洋装，就不耐烦。他惦记着会场，便往外走。





秋香》底开始。

从幕后牵着一只羊，孤零地，柔弱地出来的正是她，那个震动雄霄的灵魂的女子！雄霄似乎怕着她，眼皮低了下来，但注意地着着她底往台前走的几步跳舞似的轻盈的步趾。

凄恻的歌声跟着悲凉的琴调袅起了！原来是极熟的旋律，现在却含着无限的身世底飘泊，徘徊的惆怅。雄霄才敢抬起眼皮来，却见俞天福偷偷地，畏缩地正注视着她，这使雄霄十分地厌恶。灯光渐渐的黯淡；会场是非常地静。观众默默地闭着口，像忘了一切。没有一丝掌声，没有一丝谈话声；真的，一丝声儿也没！对于俞天福的鄙视，自雄的快乐，和兴奋从雄霄的心中消失了，他只是忘情地站着。俞天福一手捏着拉幕的绳，呆着。后台也没了声息，一切全沉在懊伤，怨恨中。只剩了那凄恻的观众，悲凉的琴韵，懊恨的歌调，与歌者的哀肠在静寂底渺茫中交响，交响，默契地交响！

幕闭了，观众仍忘情地坐着，也忘了拍手。雄霄感动地着着陆霞玉，她眼睑下闪着泪珠。她的背影闪进了台帷，台下的许多眼光才从后面追了上去。一阵掌声从台下惊醒似的起来，比方才更热烈，更长久；灯光也突然辉耀起来，狂热，兴奋又恢复了。台下起了些细微的扰动，有许多人不顾旁人的斥责，站起来看那从后台出来的陆霞玉。现在她成了视线的集中点，然而她仍照旧大方地坐着。她看见台上的雄霄正诚挚地钦佩地着着她，才低了头。带泪的媚而温柔的眼，大的绿绢花，从此永远地，深刻地印上雄霄的心。

命运之神露着牙齿狞然地笑了！

光阴比平日快几倍，盛会就在狂热中渐渐地消散！

散会时观众抢先往外跑，门那儿挤不出，就跳窗口，正如大暴动的恐慌逼来一般。文雅些的就蠕蠕地往外移动。

预备着的汽车全给玫瑰歌舞社凤凰剧社等坐去了，惠郡女学只得在招待室里等候。雄霄让招待员们去招待着，自己帮着干事们收拾东西。租汽油灯的，把汽油灯拿下来时，会场顿时暗下来；呈现着一片荒漠，零落。雄霄突然地感着些苍凉，怜悯地自己手创的，刚才充满着狂热而现在呈着衰颓的会场，在一刹那间，他经验了无常的悲哀。

“老怯入迷了！”左展俊一面收拾东西，一面嘲弄俞天福，他到现在还是在沉思的状态中。这句话同时惊醒了俞天福和雄霄。蒋美蕴对俞天福卖弄鬼脸，威吓似地，卖秘诀似地一笑。

“走吧，没有什么了。”雄霄着没有什么遗落的了。

各人手里拿着些东西，谈笑着走去，雄霄就独自往招待室里去。只有几个茶房在会场中扫地。如今，会场中呈着古垒般的景象，而方才很冷寂的招待室却充满了谈笑。

雄霄跨进了招待室，那些眼光全集中在他的身上。他很大方地微笑，点点首，迅速地在房中瞥了一周，可是当他的眼光扫至窗下时，立刻触电似的收了回来，因为陆霞玉正低着头坐在那儿的沙发上在偷着他啊。

终于，他也偷看了她一眼。





“请诸位小姐原谅，我们怠慢的很。鄙人代表本级敬向诸位小姐道歉，并致谢意！”他拖了把椅子坐在中央那只大餐桌的近旁。

“我来介绍一下吧。道位是本校的文学家，交际家和政治家项雄霄君。”李荫带着恶意，嘲弄地说俏皮话，但道只显他的嫉妒。接着，他又说了环坐着的小姐的芳名，他提到陆霞玉时，雄霄的灵魂又不禁扰动了！大家全微笑着望雄霄，他装着不留意只殷勤地请大家用茶点。

赵忠益的粗鲁的声调首先打破那暂时的静默，他赞扬刚才的表演，尤其“可怜的秋鲁”，眼却豪爽地，贪馋地望陆霞玉。招待员们全拿出平日交际的手段，竭力的谄媚着。雄霄默着不响，像看戏似的望着他们，微皱一皱眉，他厌恶虚伪。窗下像非常弄样，像射着光辉，他很想往那边瞧，但又不敢，那是冒险的甜味。

那个教育模样的是谦虚着。

“贵校的游艺，是素来有名的！先生何必客气？今儿晚上的表演就证明了！”李荫问雄霄为什么不响，他才发言了。“下次还要请贵校帮忙！”

“可不是，我说 Mr. 项是交际家，可不当场出彩！你着，这几句话多么子脆！”李荫很得意的笑了。

靠窗的几位小姐们的密谈中似乎时常有主席两字隐约地跳出来。

“可怜的秋鲁是极熟的调子，可是在陆小姐唱来，”他冒险似的说，“却使我们感着一种新的道悯，与李后主的四十年来山河，三子

里地家固有同样伟大的悲怆，同样伟大的感伤——我不敢称赞可怜的秋香，那不见得高妙，但我不敢不佩服陆小姐的天才！”他说着便觉得心跳，竟不能接下去。

“呸！”是陆霞玉的声音，从窗口那儿很轻的声音中跳出来。

“哈，文学家的真面目！有文学意义的称誉！看哪！”李荫的恶意只增加了别人对雄霄的秋敬。

雄霄冒险似的回过头去看。陆霞玉是含羞地低看首，别的人正在打趣她，声音轻得很，只听得有“主席”两字。他的太阳穴的血管不禁跳动起来。

又过一会，汽车来了，她们站起来告别，雄霄送她们上了汽车，看汽车在黑暗中驶出校门，空虚突然又来袭去他的心，他深深的嘘了一口气，似乎把盛会不再的感慨吐出了。惘然地跟着李荫和别的招待员们往宿舍走。

头上的明月照着前面的路，又是月圆对候了。

四

命运真是要不得的东西，它老是支配着人们！顶坏的是它在雄霄的心灵上刺上了重创；它叫他有一个他不爱的未婚妻施书璫；它又叫他有了一个顽固而又爱他的爸爸，它又叫他有了一个无理由地溺爱他的妈妈，因此他不忍反抗种种他自己不愿意的事，为的是怕伤他们的





秋香》底开始。

从幕后牵着一只羊，孤零地，柔弱地出来的正是她，那个震动雄霄的灵魂的女子！雄霄似乎怕看她，眼皮低了下来，但注意地看着她底往台前走的几步跳舞似的轻盈的步趾。

凄恻的歌声跟着悲凉的琴调袅起了！原来是极熟的旋律，现在却含着无限的身世底飘泊，徘徊的惆怅。雄霄才敢抬起眼皮来，却见俞天福偷偷地，畏缩地正注视着她，这使雄霄十分地厌恶。灯光渐渐的黯淡；会场是非常地静。观众默默地闭着口，像忘了一切。没有一丝掌声，没有一丝谈话声；真的，一丝声儿也没！对于俞天福的鄙视，自雄的快乐，和兴奋从雄霄的心中消失了，他只是忘情地站看。俞天福一手捏着拉幕的绳，呆着。后台也没了声息，一切会沉在懊伤，怨恨中。只剩了那凄恻的观众，悲凉的琴韵，懊恨的歌调，与歌者的哀肠在静寂底渺茫中交响，交响，默契地交响！

幕闭了，观众仍忘情地坐看，也忘了拍手。雄霄感动地着着陆霞玉，她眼睫下闪着泪珠。她的背影闪进了台帷，台下的许多眼光才从后面这了上去。一阵掌声从台下惊醒似的起来，比方才更热烈，更长久；灯光也突然辉耀起来，狂热，兴奋又恢复了。台下起了些细微的扰动，有许多人不顾旁人的斥责，站起来着那从后台出来的陆霞玉。现在她底了视线的集中点，然而她仍照旧大方地坐看。她看见台上的雄霄正诚挚地钦佩地着着她，才低了头。带泪的媚而温柔的眼，大的绿绢花，从此永远地，深刻地印上雄霄的心。